

□陈爱萍

七月流火，田里的谷子黄了。

正是“双抢”时节。所谓“双抢”，就是抢收抢种，把田里成熟的谷子收割了，再种上晚造的青苗，赶时节，谓之“双抢”。

说回我的农夫兄弟阿江。

午饭后，我跟阿江去田里干活。阿江家的水田在小凉河边，有三亩多点，河的对面是马东村的大字“寿”山石，寿山石上树木丛生，芳草萋萋，如独秀峰一般矗立在河边。寿山石前边是哗啦流淌的小凉河，有岸边树木山石的倒影，山水田园，一派生机。

阿江见我到地忙不迭用手机左拍右拍，咕哝一声，“五哥，快点快点，耕田耕田，天气热，早做早收工。”我和阿江绾裤腿赤脚进水田，脚踩田里那一刹那，一股暖湿热流由脚板底直涌心田，脚一拔，黄色的泥水在脚边吱吱翻滚。阿江教我掌手扶耙田机耙田，那铁疙瘩挺沉，掌起来要力气。

水田里热气蒸腾四泄，头上是毫无遮掩的骄阳。

掌一会儿，累了，我坐在火烫屁股的田边看阿江耙田，阿江像使牛一般，掌着机车在田里哗啦地四处转圈。边上耙好的田里，阿江的老婆儿女在躬背插秧。侧边的水田，还有个老头，用力地搬石头蓄田水，老头有点孤独。远处的田里，有外省来的专业收割机队在帮村人收割谷子，收割机嗒嗒地响，谷子一摞一摞地卷进机器。

我问阿江，你家谷子前几天收时，也是请的收割机队帮收的？阿江说，是，这样方便快捷，机器一开，把稻谷卷进机器，然后从另一边的口子就变成谷粒流进蛇皮袋里，把蛇皮袋的口子用绳子一扎，收工回家。阿江说，其实外省专业收割机队刚过来的头一两年，我是不太接受的。为什么？你想嘛，收割机帮收谷子，一亩田要收一百



## 双抢时节



来块钱，我干吗要给他这个钱，这点工，我自己都不够做，我还是用我的打谷机自己收谷子。

阿江家以前收谷子，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打谷机，就一个大号扁平四方形的木斗，手拿一把稻谷，伸进木斗，脚踩木斗下边，嘎谷嘎谷，脱粒。

我笑笑。

阿江见我笑了，又道，实话讲你听，一亩田，一年早晚两季收成下来，也就挣个一千来块钱，再请收割机帮收一亩田的谷子，要花一百来块钱，我做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，我自己做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做。

我说，对，自己做好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

阿江笑，你就会说话了，但现在，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我们以前用的打谷机，用久了用烂了，没人生产没地方买，只能用收割机。时代发展了，得跟上步伐。

我们坐在田垄上吸烟。

阿江爱看“易经”，会测罗盘卜点

八卦，算小半个风水先生吧，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收益，有村人请他看宅基地风水朝向，至多也就是一餐饭几杯酒。他通常的收益就是耕田，或者还种点菜，养点鸡鸭，或者别人盖屋他去帮砌砌砖抹抹灰。

但阿江很淡定，手指把喇叭筒纸烟放嘴里吸一口，说，我们这一带是一块风水宝地。五哥，你信不信？我笑，信，信。我抬起头，望了一眼远处的田野。

下午四五点钟，收工了，阿江走路上着手扶耙田机，晃晃荡荡往老街上升。路上，耙田机小坏了一下，阿江蹲在烈日下维修。一会儿，阿江大汗淋漓把机器修好了，才往家返。

晚饭是阿江的老婆做的，先前在田里干活，干一半，她先回家煮饭煮菜了。今夜，或许因了我的缘故，阿江家的晚餐有点丰盛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出版中长篇小说《父老乡亲》《活下去》等)

【局域网】

## 褪色的三轮车

□金后子

那辆三轮车是烧柴油的，蓝色，是有着疤痕陈旧的蓝色，一跑起来突突地冒着黑烟，车厢的两侧涂着同样的方块字——时风。每当这辆三轮开进小区，就知道那帮老头又来了，他们是长年搞绿化的。

没太注意老头有几个，印象最深的有四位：第一位个高、脸宽、浓眉、白发，不用多说，年轻时肯定是美男子，就叫他“美男子”吧；第二位干瘦、脸黑红光滑，膀子一高一低，说话尖声尖气，最有特色的还是他那又尖又长又弯的鼻子，习惯喊他“鹰钩鼻”；第三位个不高，身体特别敦实，就像山腰处那一块块垛石，说话是浓重的平阴腔，就喊他“平阴腔”吧；第四位黑瘦黑瘦的，让人怀疑假如他半夜站在煤堆里不动弹，没准儿会被一起装上运煤车，有棱有角的他，望过去就是一块石雕，那就喊他“石雕哥”吧。还有第五位、第六位，印象不深了，或许后者属于机动人员，活多时来，活少时裁。

他们一年的忙碌是从春天挖树坑开始的。树坑分两种，一种是栽树的坑，深且直，需要费大力气，一种是浇树的坑或者说树窝，平缓、浅显，稍微一拾掇就成。第一种多由“平阴腔”和“石雕哥”来干，或许是因为他俩年轻几岁、身体好的缘故吧。树窝则由“美男子”和“鹰钩鼻”承担。挖深树坑需要力气，初春的土还没有完全苏醒，镐挖下去弹跳着不肯往下走，挖坑者

的头上身上就冒了热气，脱下来的棉衣随意挂在树上或扔在地下，灰暗的色彩与刚冒出的绿色形成强烈对比。刨浅坑的那两位相对轻松，所以不用宽衣解带，甚至边聊边干。他们干活时，腰里都拴着一个小皮兜，黑的、红的，是用来装那宽大手机的，这种兜我在夜市上见过，五块钱一个，人造革的；手机我也见过，三五百元一部，二手货还要便宜，几十元就能买到。

挖好树坑就开始补栽树木和浇水。栽树几天就能完成，浇水却没完没了。树好说，而那些瘠薄的草坪，比肠炎还难治愈，必须靠大量的水来保命。浇水从一开春要持续到雨季，与雨水对接，才宣告结束。清澈的自来水从长长的塑料管里哗啦地流出，一遍遍地喷洒着，花草树木高兴了，这几位老头却常常是折腾得精疲力竭。看上去不是什么大活，从清晨到傍晚，总会累得他们多一步也不愿挪动。此时，那辆时风牌三轮车由小老板开着，驮着他们，一溜烟逃也似的跑掉。

寒冬终于过去，老人孩子从居室走出，在院里享受阳光，孩子们在浇过水刚刚苏醒的草地上蹦跳着，打闹着，看孩子的老人就会指着劳作的老头说：“看到了吗？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学习将来就像他们一样下力。”负责监工的小老板对这帮老头倒是和善，白天拿着手机在院里转来转去，晚上负责把老头拉回统一租赁的房子，至于他们的饮食起居不得而知。

雨季来了，他们不用再浇水，但更

大的难题横亘在他们面前，那就是疯长的杂草。拔草最紧张时，太阳刚刚露脸儿，楼上的人还在睡梦中，那帮老头已开始弯腰拔草。太阳升高，温度骤然上升，上面烤着，下面蒸着，分不清哪是露水，哪是汗水，蚊虫也来凑热闹。蹲着，跪着，不断地变换着姿态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，把一片片草坪清理干净。可一场雨水过后，杂草又长起来，他们又要拔，整个夏天不知折腾几个回合。

秋天到了，凉风送爽。这帮老头开始为树喷药、修枝，随后再割一遍草，就要迎接又一场硬仗——扫落叶。扫落叶是由简到繁的，起初只有几片黄色落下，可扫可不扫；霜降前后，昼夜的温差加大，树叶加快逃离的速度，清晨犹如暴雪般飘落。老头们如同风霜一起老去。他们会弯着腰，一刻不停地扫叶、装包、搬运，这时那辆蓝色的三轮车就由后台到了前台，成了劳动的主角。每当看到他们扫叶的辛劳，我就跟小老板说：“能不能把叶子扫进灌木丛里，既能沤肥，又能节省劳动成本。”“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有些业主不愿意，说这样不卫生，经常打电话投诉。”顿了下，他又说，“有些人没接触过土地，不懂啥是循环……”

不知不觉，一天过去了。一阵风从后背吹过，透心凉。那辆三轮发动了，冒了一阵黑烟，随着那帮老头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)

【南腔北调】

## 凤栖梧桐

□鲍安顺

故乡是座千年古镇，记忆里的盛夏，老街两旁的法国梧桐，参天蔽日，浓荫凉爽。小时候，错把这些法国梧桐当成了梧桐树，其实它在植物学分类里叫悬铃木。

那时，家里没有电扇空调，邻居家的孩子们，就聚在梧桐树的浓荫下纳凉，嬉戏，唱歌。记得有一对双胞胎妹妹，经常与我一起玩耍，姐姐叫凤，妹妹叫栖，她父亲取名时，引“凤栖梧桐”之意。这对双胞胎姐妹，相貌大不相同，凤像母亲，漂亮又水灵，而栖像父亲，寻常而憨厚，看不到一点出众处。我们整天追着凤跑，栖因为体弱多病，有时独自坐在浓荫下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发呆地望着天空。每次，我们唤凤出来玩时，也叫上栖，却喊栖的另一个别号——呆小鸭。

凤活泼可爱，喜欢唱歌，整天兴奋欢快，蹦蹦跳跳，尤其在夏天，总是弄得满身大汗。我记得，只有她一个女孩，敢爬到法国梧桐树上，而且将身体倒挂，她说在武侠小说里叫倒挂金钩。后来我知道，那倒挂金钩，也是足球术语，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朝下时，将球踢入球门。

凤不仅有胆有识，还有艺术天分，歌唱得好，舞也跳得棒，还会吹笛吹箫吹口琴。栖却总是病恹恹地靠在法国梧桐树边，她说树很凉，全身吸了那份凉气后，能不生痱子，不长脓疮。我们听了不以为然，说她是个胆小鬼，因为生痱子长疮是勇敢孩子的标记。

古镇街道两旁的老店都是一幢幢老建筑，风情如画。回忆少时盛夏，我走在古镇街头，享受天地热浪，也享受浓荫清凉，让人心浮气躁，又惬意安宁。那树下，许多小摊小贩，男女老少，谈笑风生，总是热热闹闹的。

二十年前，那一棵棵葱郁的法国梧桐全被砍掉了。偶尔回古镇，也是盛夏，我在大街上踟蹰，正伤感时，忽然看见一位摆摊的中年女人朝着我笑，还喊我的乳名。如果不是她对我说她是凤，我简直不敢相认了。

凤身材发胖，脸上既黑，也有皱纹，言谈之间一副市井气息。她说，前些年小镇改造，有了一个新区，老街没有生意了，生活十分清苦。她还说，落毛的凤凰不如鸡，她是落毛的鸡，不敢上梧桐树了！她说着，朝摊点两旁望去，那些树全没有了，我从她眼里，看到了莫名的忧伤，我想当年的凤，美丽可爱，那么让我铭心刻骨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，也是在盛夏，我与栖一起考学外出读书，凤却啥也没有考中。临行时，凤在梧桐树下送别我们，我依然冷漠栖，表现出对凤极度的爱慕和顺从。栖一直默默无声，她左手抚摸着法国梧桐树干，右手握着一片梧桐叶，抬头透过满树的叶缝，望着天空。

回到眼下。那天凤从家里拿出了栖的照片，如今戴着眼镜的栖成熟美丽，气质脱俗，笑容里藏着博识的女性气质。凤还说，栖在国外读完博士后，受聘于著名大学，现在又在法国的一个高科技研究所当任要职。与凤告别时，她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等栖回来，一定请我到她家吃饭。她还勉强地笑着说，她没有飞出去，可是飞出去的妹妹，一定会飞回来的，因为古镇是她的根。

我听了，内心升起了一股酸楚的激动。当我告别凤时，脑海中想，凤栖梧桐，是多么美好的人生愿景，有人情暖意，也有世事沧桑。古人说，“凤该高飞”，那凤并没有飞起来，她默默无闻的妹妹，却展翅高飞。这一切，并不是事与愿违，也不是偶然之事，回想起栖靠着梧桐树干，手握梧桐树叶，她从小就沉思执著，看着天地滚滚热浪，内心却浓郁蔽日，熹微风光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